



诗
情

JUNLU
SHIQING

汪守德 著

军 旅 诗 情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军旅文化丛书

军旅诗情

汪守德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旅诗情/汪守德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士兵书库)

ISBN 7 - 5065 - 4123 - 8

I. 军… II. 汪… III. 军事题材—诗歌—文学研
究—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995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105 千字 印数: 1—28000 册

定价: 6.50 元

《士兵书库》出版说明

为士兵战友编一套丛书始终是我们的心愿。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特殊的武装集团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成为她的一分子无疑是光荣、幸运的。因此,热爱她,了解她,并服务于她,便成为每位士兵的崇高职责。

我们精心编辑的这套丛书就是出于这种目的,即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字,展示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地理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为军营文化营造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这道风景线里徜徉、默读、沉思,可以开阔视野,提高政治素质,陶冶革命情操,增长科学文化知识技能,为做一个合格的军人铺路搭桥。

我们依据广大战士对图书需求的规律和特点,在内容规范和写作方法上,尽量做到贴近连队生活实际,从国情军情出发,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使每一本书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

知识就是力量。当今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实践、社会发展更加多样化的今天,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急需知识更新的今天,愿《士兵书库》为士兵战友们带来新的气息和活力。

编者

“军旅文化丛书”前言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主题,军事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中,文化工作始终肩负着战斗与宣传的双重任务,在战争年代激励官兵浴血奋战,在和平年代鼓舞官兵保家卫国,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军歌嘹亮,伴随英雄儿女血洒疆场;一篇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传颂半个世纪,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一幅油画《开国大典》风雨沧桑,引导后人走进岁月深处;大型舞剧《东方红》展示中国革命史,让后人叹为观止……

本丛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摄影、话剧、影视等卷,在一定范围内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发展史,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个别卷从古代军队文化延伸开来,因为文化传承总是源远流长。

这套丛书是讲军事文化的,如果它们能够作为军事文化积累,对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事业做出贡献,能够作为积极的精神产品,使读者开卷有益,那么编者就很欣慰了。

丛书编辑部

2001年10月11日

目 录

- 第 1 章 遥远旋律——先秦军旅诗创作 …… (1)
- 第 2 章 慷慨悲歌——秦汉时期的
军旅诗创作 …… (13)
- 第 3 章 凛然风骨——魏晋南北朝
军旅诗创作 …… (23)
- 第 4 章 魂系边关——隋与初唐的
军旅诗创作 …… (36)
- 第 5 章 边塞壮歌——唐代边塞诗创作 …… (45)
- 第 6 章 百战沙场——盛唐军旅诗创作 …… (61)
- 第 7 章 犹带吴钩——中晚唐军旅诗创作 …… (72)
- 第 8 章 玉关人老——北宋时期
军旅诗词创作 …… (84)
- 第 9 章 壮怀激烈——南宋时期
军旅诗词创作 …… (94)

- 第 10 章 杀气军声**——金元明时期
军旅诗创作 …………… (111)
- 第 11 章 乱世热血**——清与近代
军旅诗创作 …………… (129)
- 第 12 章 世纪放歌**——现当代军旅诗创作 …… (143)

第1章 遥远旋律

——先秦军旅诗创作

很久以前,我们的古人在劳动或狩猎时,可能已经会用很清晰的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愿望或情感了。但文字如岩洞里的象形文字及甲骨文等,这种作为语言的符号化工具远远滞后于语言本身,因此我们今天对于古人曾经有过怎样的语言方面的表达就知之甚少了。尽管我们看到的从远古艰难地传过来的信息,显得十分简短,甚至不知所云,但它们对我们来说已经异常珍贵。不管我们能不能读懂它们,它们都无疑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留给我们韵味长久的诗。文学的

最初形式就蕴含在这种极其简陋的记载之中。

尽管语言相对严重滞后,但肯定并不影响人类之间的交流。像部落与部落的战争,人与人的角力,人与猛兽的较量,都使逐渐走向高级的人类,经过残酷的搏斗之后,获得很多的体验,感情也日益丰富起来。当他们面对不可知的大自然,或走上战场需要面对生存和死亡时,恐惧一定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们,他们需要有一种鼓舞和激励的力量,来战胜不动声色或暴跳如雷的大自然和凶残无比的敌人。他们便有可能通过高声,甚至是声嘶力竭的呼喊或歌咏来倾吐自己的内心,为自己壮胆,同时吓唬对手,在精神上战胜对手。相信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这样的场面会有很多。

在其他场合,无论是敬奉鬼神的祭祀,还是族群聚集一处时的娱乐,都可能具有文学意味的充分表达激情的碎片迸发出来。有的随时光的流逝永远湮灭了,有的成为大多数人意欲表达而又不能清晰表达的新语汇出现时,将会被普通认可和激赏,在部落的小范围里得以口耳相传,成为部落的经典和重要的精神财富。

那种时候,所有的部落之间由于争斗的缘故,总是充满着严重的敌意,沟通起来都很不方便,这种丰富的原始创作既不能被广为传播,而且由于记录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湮没不闻而又很有价值的东西简直无法估量。就像世上无数条河流卷起的泡沫和漩涡,虽然美丽但终究无法保留下来。我们为这些创造的消失备感惋惜,假如它们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我们通过这些篇什,将会真切地了解古人同样丰富的生活和复杂的情感。但这是不可能的,历史就是这样留下无穷的谜和并非空白的空白,让我们发挥

想象力,去作绵绵不断地猜想,猜想在人类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他们是怎样面对战争、面对血腥、面对死亡、甚至面对他们逐渐意识到的光荣和耻辱。

在猛兽遍布的世界上,还没有多少优势可言的孤独的古人类,并不像今天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野兽猛禽,他们有时需要靠膂力和血肉之躯,赤手空拳与之进行生死相搏,有时则借助粗糙简陋的工具来帮助自己抵御侵害和猎取食物,以扩大和保持自身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机遇,并且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具是人的手臂和意愿的延长。工具的使用和逐渐改善,使古代的人类在整个自然界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因此工具在古人的眼中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自然也就成为歌之咏之的对象。“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弹歌》是一首先秦古歌,被认为诞生于黄帝时代或者更早。这首诗节奏短促,简洁明快,叙述的是狩猎的过程。我们从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叙述中,能够想象出这种狩猎的场面,感受到它所传递过来的古人狩猎的生活气息。一次狩猎行动就要开始了,人们就近取材,用力折断住处附近、山坡或田野到处丛生的竹子,经过制作加工,使之成为得心应手、克敌制胜的工具。工具在手的古人,或成群结队地进行大张旗鼓的围猎,或进行三五成群的窥伺蹲伏,一旦有猎物出现,进入伏击圈或打击的范围,他们便用竹制的器具快速有力地弹出坚硬的土块或石头,击中他们想要猎获的奔跑中的野兽。野兽倒地毙命之时,便是古人的收获时刻。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他们经常挨饿,朝不保夕,因此成功的狩猎会获得食物,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快乐,这首诗就是对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热

情歌颂。同时，斗争是需要力量和勇气的，诗里也包含着古人对尚武精神的赞美，为了生存和族群的繁衍，人们希望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的强者和进攻者。

《吕氏春秋》中也有类似于这种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描绘：“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歌以八闋。”葛天氏是个部族，大概是有什么事让他们高兴，便举行载歌载舞的庆祝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舞者手中所操的牛尾。牛尾从何而来？答案很简单，无非是来自猎获的野牛，或豢养的家牛。而豢养的家牛也曾经是经过努力而获得的猎物，不过是因为暂时吃不完而养起来，逐渐豢养成驯服的家畜。作为舞蹈道具的牛尾操在手中，可能同别的东西是不大相同的，牛尾更能让他们体验到胜利者的光荣和收获者的满足。同时牛尾之舞也是对继续同野兽搏斗所进行的一种模拟和演练，以期增强参加未来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在今后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在心情愉快、感情奔放的情况下，于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至于“投歌以八闋”，可谓尽情尽兴，欢乐无限。这种规模的且歌且舞，在古人那里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盛事。这大概是文艺的重要源头，也可视为战争文艺的一种雏形。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人与野兽的搏斗只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人类的孔武精神，当然不能称之为战争。只有人类之间进行的激烈较量才能说明战争的真正本质。虽然我们今天对远古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有些不甚了了，但可以肯定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古代战争是相当频繁的。不管传播手段多么落后和原始，也不管时间是多么强大的过滤器，但它作为某种不可能完全磨灭的信息终究会通过某种方式顽强地

流传下来。这从《易经》即可看到其一鳞半爪。《易经》是一部古老的典籍，其文字古奥难懂，隐喻性极强，无异于一部天书，常看得人一头雾水，然而其中也保留了关于战争的歌谣，如《中孚六三爻辞》：“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样的文字却又是极为明白晓畅的。根据《易经》的功用，这段歌谣或许也是用来占卜、暗示和解释某种普遍性事物的趋势或结局的，但它毕竟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叙述和反映。歌谣对事件的观照和排列是高度概括的，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它把对经过一场激战，并且俘获许多战俘，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人们的情态表现得那么生动和多样，使读者透过简约的文字，仿佛看到发生在远古的某场战争的情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你瞧，战斗打胜了，人们自然欢天喜地，但作为胜利者的表达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击鼓召集战斗结束后散乱的人员，有的疲惫不堪地躺在地上休息，有的因胜利来之不易喜极而泣，有的则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引亢高歌。这种粗线条的概略勾勒，反衬出战斗的激烈，以及它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震撼和冲击。这种着眼于战后的写法，比正面描写战斗场面和全过程自有其高妙之处，能让人产生更多联想和不同寻常的回味。可见古人不仅把战争作为不可缺少的内容来进行反映，并且对如何表现战争生活已经注意手法和技巧的运用了。

时至春秋，到了一个被后人称为“无义战”的时期。在长达 255 年的漫长历史中，战事几乎首尾相衔、此起彼伏，大大小小的诸侯为了争夺领土、人口和财富，兵戎相见，你征我伐，直杀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但打仗归打仗，风雅归风雅，在重大政治场合或交际场所，那些气质不凡或颇有

些文化的贵族，每每要把酒临风，赋诗言志，托物抒怀，显得极有情调，十分时髦。每当此时，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战争生活必然要成为吟咏言说的对象。当然诗歌的创作权利并不为贵族所专有，一些史官、卜官和士大夫等也有作诗的雅兴，或将其作为谋取官位、向上升迁的一种手段，对诗歌创作投注极大的才智和热情。民间也有作诗高手致力于诗歌的创作，传达出底层人民的心声，并以童谣民歌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可以说，那个时代的诗歌作者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不仅作者众多，而且诗作数量也颇为可观，经编辑加工，收入《诗经》的还有 305 首之多。用诗歌的形式叙事或抒情，表达对政治或战争等问题的看法，使诗的功能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由于其诗歌的独特价值，史家左丘明所撰最早的历史著作《左传》对其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其中辑录了许多《诗经》未曾收录的诗作。与那种历史相一致的是，战争生活在这些诗作中占有了相当的位置，而且诗歌作者也在诗中对战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表现和最初的思考。如“鹑之贙贙，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这是《左传·僖公五年》中引用的童谣，它所记叙的是晋国军队假道于虞消灭虢国的兼并战争。这大概是利用诗歌为进行战争制造舆论较早的例子。当晋献公率军围住虢军所守的上阳时，询问卜官这场战争的前景如何，卜官便以这首童谣来回答，以坚定晋献公的战斗决心。诗的前两句以天上星宿的位置和状态来比喻和形容晋军旺盛的气势，后两句则写由于晋军排列成威武严整的战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而大败虢国军队，将使虢公落荒而逃。

《左传》中还有对战争失败行为进行嘲讽的诗歌，如《宣公二年》中写到宋国军队与郑国军队交战，宋军将领华元大败被俘又被宋国用兵车战马赎回，书中所录的诗歌对华元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说他是“弃甲而复”，接着又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从其有皮，丹漆若何？”诗歌对自己的无能而导致战斗的失败，却又脸皮很厚、不知羞耻的将领的挖苦和讥讽是很尖刻和不留情面的。可见在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很重视军人尤其是将领的荣誉感。只有那些通过卓越智慧和浴血奋战，为国家取得战争胜利的人才会获得普遍的尊敬，而对指挥无方而招致失败的无能之辈的抨击则是毫不客气的。诗作对具有英雄主义的精神壮举则是进行不遗余力的赞美的。比如燕国侠士荆轲受太子丹之托，跨过界河易水去秦国刺杀秦王。面对虎狼之国的强秦，只身前往的荆轲担任此项使命无疑凶多吉少，甚至是有去无回，所以可以想见易水河畔的送别场面该是多么慷慨悲壮。朋友兼乐手的高渐离击筑为其送行，荆轲和着音乐的节拍唱出高亢激昂的歌曲《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歌声中无比坚定地表达了英雄的必死决心。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荆轲的行为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那感天动地、为国捐躯的大无畏气概却是不朽的，是一种精神的凝聚和爆发，从而为千古所传颂。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之时虽然战端四起，但也并非一味崇尚武力，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侯试图对戎人用兵时，魏庄子即用虞人之箴来进行规劝。他说了一大堆话，而“武不可重”则是其中心意思，旨在劝诫人们要感人以德，不要动辄以武力相威胁。这样的箴言可谓充满了理性警示的

色彩,表达出那时的人们已经能够从较高的社会政治观点对战争问题进行认识,并持有正确的态度了。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是以独立的形式问世、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最早的诗歌经典。它由“风”、“雅”、“颂”三个部分组成。“风”是反映当时各国各地区普通人民的生活、风俗、情感等的歌谣作品;“雅”则被认为是正声,除少数是民歌外,大多出自社会地位较高的贵族文人之手;“颂”则是又歌又舞的宗庙祭祀之诗。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它是一部诗歌选集。也就是说,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中叶的 500 余年间,那种民间的自发创作,以及公卿列士抒发怀抱及用以表达政见献之于朝廷等的诗歌创作,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其中必有优劣高下之分,不少作品并不具有流传价值。有着很高审美眼光的孔子编纂《诗经》势必要对其进行筛选或修订,使之以尽可能完美的面貌传之后世。

在《诗经》的全部 305 首作品中,反映战争生活的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且有些诗作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如《周南·兔罝》:“肃肃兔罝,椹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采用复沓的手法表现事物,抒发情感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这种修辞技巧起到了强化读者对所咏对象的印象和增强情感烈度的作用。在作者的眼中,武士威武精悍,英勇无畏,是可以依赖的力量,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保卫公侯的屏风和盾牌,就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固长城。诗歌流露出对武士的由衷赞美和热烈喜爱的情

绪。

《秦风·无衣》是《诗经》中一首更为有名的军旅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戈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军歌了。为了抗击外族侵犯，执行王命的士兵，踊跃从军，修整兵器，并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高唱着军歌前进，同仇敌忾，互相鼓励，团结战斗，直到把来犯之敌打败或彻底消灭。这样的军歌无疑有一种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力量。我们仿佛可以看见秦国的将士在冬天里迎着凛冽的寒风，列队整齐地行进在黄土原上，披坚执锐地迎战来犯者。他们虽然缺少衣装，但精神却是抖擞的，斗志却是昂扬的，一种必胜的信念和战斗的激情贯注在心中。应当说这是一首感染力很强的军旅诗。

在《邶风·击鼓》这首诗中，我们已经不知道作者名字的诗人说：“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诗作以第一人称，传达出一种转换着的情绪。开始时尽管主人公对自己一个人被派往南方颇为不解和不满，但对为保卫国家而“踊跃用兵”一事还是理解并且是积极参加的。使它不满的是跟随孙子仲将军，顺利完成了调解陈、宋两国纷争的使命之后，却依然不让他返回故土同家人团聚，更有甚者是看来归期无日，这使主人公备感无奈和忧愁。于是使之在无所事事而又有家难回之时，不能不想起临行前与妻子“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相约和美好愿望。诗歌述说的是军人并不逃避自己的责任，但在战火熄灭之后，他

们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更为强烈,然而这种合理的愿望却生生地被现实给阻隔了,因而一种淡淡的幽怨便由之产生。这种情感的表达既直截了当,又真切动人,既是主人公内心的直接倾诉,又是为了唤起上层的决策人物对军人情感的关注,而不要将其置之不顾。

《鬲风·东山》是最早一首细腻描述戍人返乡时内心活动的诗歌。一个东征之后西归的军人,近乡情更切,心情肯定是相当复杂的。既充满着殷切的渴望,又有许多不可知的担忧,因为毕竟社会常年处于战争之中,他毕竟外出经年,在经过许多岁月之后,那对于他来说已经很陌生的家室迎接他的该是一番什么景象呢?他要回去的那个地方像个谜在等着他。颇具匠心的是,诗歌不是直写其所见所闻,而是写其将归未归时的推测和想象,这就使诗的空间得到了自由的拓展。“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经过漫长军旅生涯的主人公归来,适逢细雨蒙蒙的天气,无疑更加重了归乡者的湿重的情绪。他想象他久戍在外,战乱之中的家室一定是一番荒芜景象:“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瓜藤之类的植物攀爬在墙上屋上,土鳖虫之类的昆虫满地乱爬,蜘蛛也在屋子里结满了网,几乎没有什么生活气息,有的只是凄凉与破败。但即使如此,对归心似箭的老军人来说,这样的家室仍然“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家里可能还有妻子“洒扫穹窒”,惦念着他的归来。从妻子进而想到往昔她在“仓庚于飞,熠熠其羽”时嫁过来的美丽,想到他的母亲为新娶的媳妇佩戴头巾,教她各种规矩和礼仪的细节,使他此时此刻无比怀念起这种早已逝去了的新婚时的温馨,从往日